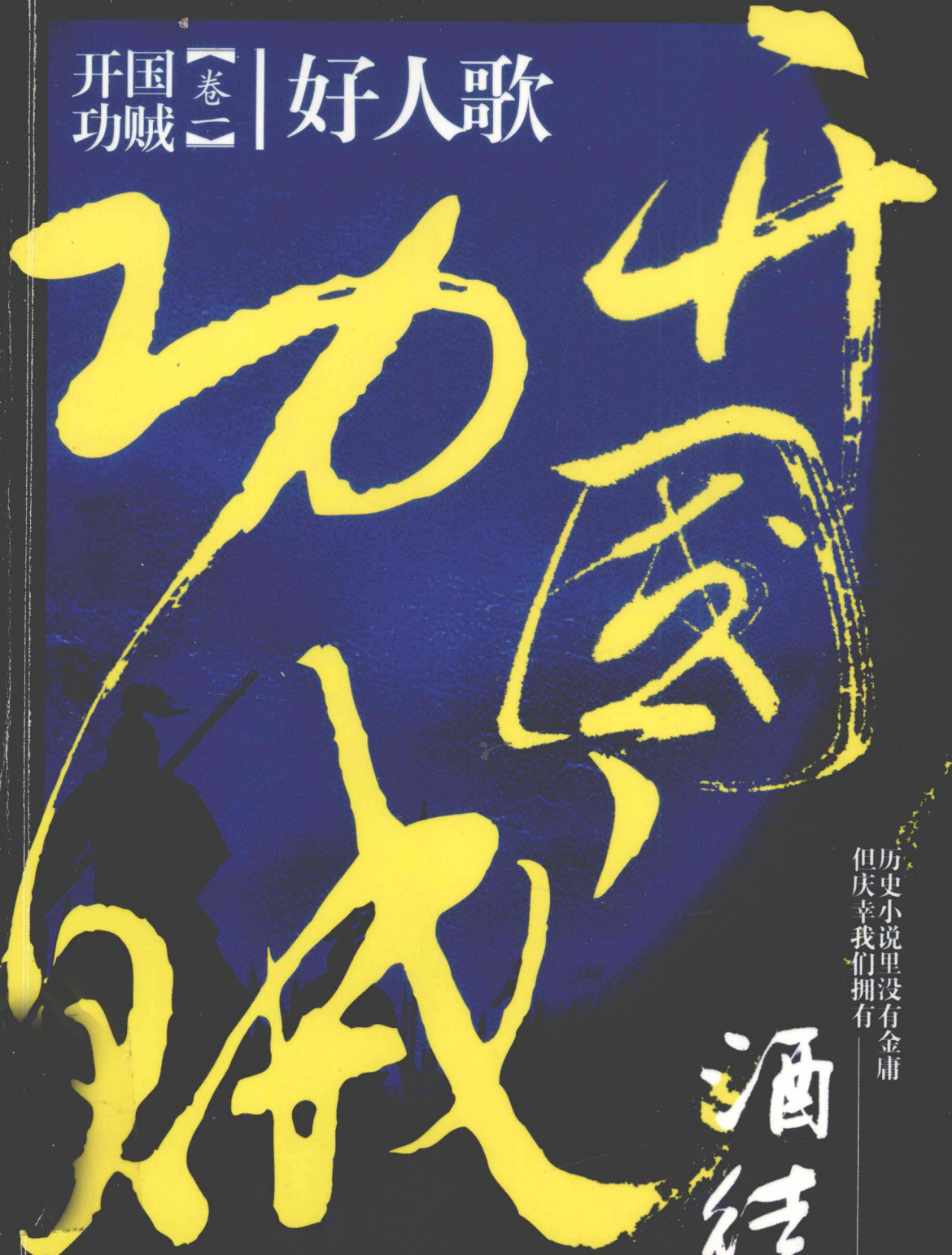


开国功贼 | 卷二 | 好人歌



历史小说里没有金庸
但庆幸我们拥有

酒徒

17K.COM
一起看文学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功
成
名
就
酒
徒

卷二 好人歌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开国功贼1·好人歌 / 酒徒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039-4395-9

I. ①开… II. ①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4518号

开国功贼1·好人歌

作 者	酒 徒
责任编辑	蔡宛若
封面设计	弘文馆·马顾本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68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	21.5
字 数	2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395-9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推荐序

阿越

当接到编辑的电话，说想请我给酒徒的《开国功贼》写一篇序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本能反应，是吓了一跳。这并非故作谦逊的矫揉造作，而是我的确深感意外与惶恐。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，我当时竟然没有坚决的拒绝，事后这令我十分的迷惑。待到花了一周时间，认真读完《开国功贼》之后，我才大概明白了自己的心情。我想，对于酒徒，我的心里面是同时有着尊重与回避的矛盾心态的。我在心里简单地回顾了酒徒的创作历程，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似乎酒徒正是所谓“网络文学”发展十年的一个缩影；而他本人的成长与变化，正是我们这些所谓“网络写手”们，所应该学习的——倘若我们确实是热爱写作，而非仅仅是为了其他的话。

《开国功贼》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？

若以同样一个写作者的身份，我会说，我看到了一个作者的成熟。对于熟悉网络文学的读者来说，我想我不必多加解释这一点，而对于原本对此陌生的读者，我只想告诉你们，酒徒是我所见的较纯粹的网络作者中，目前唯一成熟起来的作者。

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没有亲身经历，你永远也想象不到这有多难。网络写作，读者施加给作者的有形无形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。网络写作成就了许多人，同样也毁掉了许多原本有潜力的作者。因为我们面对的读者，像极了一些体育媒体——他们会在一场好球之后将你捧到天上，但是接下来一场平局，就足矣令他们将你踩进地狱。你不能要求读者保持客观公正，你唯一能做的是，要求自己信念坚定。但这样的坚持，你需要冒极大的风险，我相信如酒徒这样的作者，必有担心自己的作品“扑街”的时刻。因为他的每一次改变的尝试，都有商业上的风险。特

别是如酒徒这样，本身已经取得相当成功的作者，仍然不断地有所追求，就更为难得。

而若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说，我会说，这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。

我算是一个资深的历史小说读者，实事求是的说，《开国功贼》在塑造、烘托历史背景，还原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方面，仍然还有进步之余地。但这本就是极高之要求，属于求全责备。因为酒徒并不是那种致力于要将读者带回某个时代的历史小说作者，从某种意义上，他是一个更纯粹的小说家，他的作品大多洋溢着类似的主题：质问历史、拷问人性。

他似乎是在每一部小说中发问：历史为何会如此演化？个人的“小我”，在历史之转轮之中，究竟该如何“站立”？

在酒徒近期的作品中，他展现了他的一种天分，他十分擅长萃取个人命运与历史时代之激烈冲突，由此演绎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。酒徒笔下的历史时代，我可以感觉到，那是融合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之体悟的时代。在《开国功贼》中，这的确是隋末唐初的时代，但也不全是隋末唐初的时代。这里的历史背景，蕴藏了酒徒对整个历史的认识。

所以，当我们阅读《开国功贼》时，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，“历史人物”这四个字，酒徒更关注的，是“人物”，他是将人物处在历史，去向我们展露一种“中国式人性”。与西方小说不同，他虽然同样表达人物的卑微、懦弱等缺点，但他的人物，仍然在是致力于追求人格之完美。这一点，的确是十分“中国式”的，这令我感觉到亲切与熟悉。

我想，对于作品本身，我不必做过多的分析与介绍。作品本身会说话，读者亦能有自己的公正判断。我想说的是，请好好去感受书中的人物，感觉他们的命运，理解他们的抉择……这会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阅读体验。

然后，我想，会有许多读者赞同我——我们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一个成长型的作者。

西元2010年于未飞斋

升天功 盗戒

第四章
第三章
第二章
第一章

红	东	莺	城	引	目
尘	门	柯	南	子	录
2	1	0	0	0	
5	4	7	0	0	
9	9	3	3	1	

C O N T E N T S

引子

“法主，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吧？”望着运河上一艘艘鼓起云帆的粮船，大隋礼部尚书杨玄感笑着向身边询问。

一百二十万东征大军已经杀过了辽河，所有人马所需的粮草都由他来督运。可以说，此战胜败，包括亲临前线的皇帝陛下的身家性命，都交在他手里。不由得人谨慎。

“楚公放心，这补发的一百四十船粮食，肯定一粒也不会运到前线去！”大隋世袭蒲山公李密手将长髯，笑嘻嘻地回应。

“哈哈、哈哈、哈哈……”虎贲郎将王仲伯、汲郡赞治赵怀义、大隋汲郡丞元务本等一千文臣武将闻听此言，齐齐爆发出一阵豪爽的笑声。

东征大军完了！

大隋完了。

今后之天下，将是他们这些英雄的天下了。

鹿鼎之事，易如反掌。

城 第 一 章

“那就随便说一个，我老人家没时间耽搁！”黄衣老者眉毛倒竖，怒气冲冲地喝令。

程小九又退了几步，站稳脚跟。担心娘亲被吓到，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租来的破旧茅草房。屋子里边没有任何动静，只有破旧的窗棂在星光中震颤。突然间，他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了，赶紧转过头，赔着笑脸向黄河老龙肯求道：“如果您老有灵，就保佑晚辈和晚辈的娘亲每天有吃有喝有地方住，一辈子都平平安安吧！如果能让晚辈的阿爷也洗脱罪名，平平安安与我们……”

“你倒是聪明！”黄衣老汉用一阵冷笑打断程小九的话，“有吃有喝有地方住，这已经是三个愿望，再加上一辈子平平安安，都四个愿望了！你还想提第五个，老夫时间紧，没工夫跟你瞎扯，走也，走也！”

说罢，身子一晃，平地浮起，缓缓升上半空。

“前辈，前辈还没答应我任何愿望呢！”程小九大急，赶紧伸手去扯对方的袍子角。手指尖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他吃惊地瞪大眼睛，身前哪里有什么黄河老龙，坛子里的药汁刚刚熬好，自己不知何时迷迷糊糊地将手指伸到药汤中了，整根手指被煮得就像熟螃蟹一样。

六月的天气，太阳一出来，地面上就好像下了火。馆陶县^①的力棒^②们喝了半瓢凉水，又紧了紧系在腰间越来越显长的草绳子，三三两两地向运河边上走。

昨天后晌^③城西周善人家传出话来，说今日码头上会有一个大活儿给众人做。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能赚到钱的活计可不好找！因此全城的力棒昨夜几乎连家里的婆娘都没碰，憋足了劲儿准备今天大干一场！

还没走到码头，有人心中的热乎劲儿已经消了一半。远远地就看见近几百个与自己打扮相仿、身材年龄类似的汉子蹲在河岸边，将官府平日收河捐的土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同样是找活干，得讲究个先来后到的规矩。迟了一步没抢着好位置的人懊恼得直跺脚，骂骂咧咧地抱怨了几句，垂头

① 文中馆陶、平恩在隋代都隶属于河北，彼此之间隔着大运河。巨鹿泽，又名大陆泽，在襄国郡与赵郡、信都的交界。

② 力棒，俚语，指苦力工人。如纤夫、挑夫、码头装卸工人等。

③ 后晌，俚语，傍晚。

丧气地蹲在了人群后。

失望之余，没有任何填补的肚子愈发显得干瘪了。临出家门时灌下去的那半瓢冷水早被头顶的日头给蒸成了汗，顺着毛孔滚滚排出。肠子肚子却咕咕噜噜，响声隔着二十步都能听得见。丢人丢到这份上，照理说大伙不如躲得远远的，等肚子里的动静消停了再过来排队。可那周大善人的货物没来之前，还真没人舍得走。万一活多得令排在前边的人做不完呢？多等一会儿，说不定就能赚上个三瓜俩枣儿。家里的米缸已经扫过三遍了，今天再不弄点儿吃食回去，明天就得给儿女头上插草标。

这样想着，肚子上的响声听起来渐渐也不那么窘迫了，反正周围的肚子你响我也响，大伙儿谁也别笑话谁。挨到太阳升上头顶的时候，河面上突然听到钟声。“叮叮当当！”听起来令人心里说不出的舒坦。早有眼神儿尖利者跳将起来，指着宽阔的水面高喊道：“船，船！快看船，好大的船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！”

几百双茫然的眼睛立刻放出了精光，不用招呼，大伙一个接一个跃起，摩肩接踵向岸边凑。靠近土台的人立刻被挤得站不住脚，一边用尽全身解数死撑着，一边扯着嗓子大叫：“别挤，别挤，老少爷们儿，再挤就出人命了。哎呀，我的鞋，老子昨天刚卖的新鞋啊！”

“得了吧，王二毛，从你光屁股满街跑那一天起，爷们就没见你穿过鞋！”后边的人接过话头，带着几分酸酸的味道调侃。腿上的力道却本能地缓了下来，以免真的将最早来占位置的王二毛等挤到河里边喂了蛤蟆。这运河刚修通没几年，水深得一个猛子扎不到底儿。万一出了人命，大伙都是街坊邻居的，谁心里也不会好受不是？

眼巴巴地，众力棒看着二十几艘特大号货船慢慢向码头靠拢。原本很宽大的码头立刻显得狭小起来，两艘头船被前面的人七手八脚用纤绳拉靠了岸，其他船立刻没了地方停，只好落了帆，如争食的鸭子般挤在河道里。

船多意味着活多，力棒们高兴得直跳脚。互相簇拥着靠近官府收河捐用的土台，等候周大善人的管家诚伯开价钱。早有家丁们支起了凉伞、桌

案，伺候诚伯在胡凳上落座。梳着一缕山羊胡子的诚伯慢吞吞地喝了几口茶，将嚼没了味道的茶梗吐到地上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大声强调：“船上装的草袋和箱子都有五尺长，两尺宽，身高不过七尺^①的，就别往跟前儿凑乎了，免得累坏了你们，伤了我家老爷的阴德。”

“哪能呢，这方圆百里，谁不知道周大善人心肠顶尖儿好！就是诚伯您老，也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！”众力棒们在脸上堆满笑容，异口同声地拍管家马屁。

“别跷脚，别跷脚，跷脚也没用。看看你们那身板儿，一旦把箱子摔到地上，连带着老夫也吃挂落！”诚伯举起端着茶盏的手，用小拇指挑着人群中几个身量不足的少年喝道，“回去歇着吧，大热天的别耽误旁人挣钱。平时多吃点儿好的，身体长足了再来！啊！”

说罢，他又满脸慈祥地坐了下去，低头品茶，再也不看台子下一眼。

大伙不敢辩驳，纷纷用怜悯的目光看向那几名身高不足七尺的少年人。被大伙看得窘迫不过，几个少年低下头，黯然退出了人群。日光依旧烤得人难受，但少年们消失在远处那单薄瘦削的背影，却让人心里直发凉，从心窝凉到每个毛孔。

听家丁们汇报说“害群之马”走远了，“活菩萨”诚伯放下茶杯，笑着向大伙拱手。“感谢各位老少爷们帮忙，咱们周家也不会亏了大伙。路不远，只要将船上的木箱卸下来，从码头搬到官道旁，就算一趟完工。咱家的账房在那边等着，每人每趟会给大伙发一根竹签！”

说到这儿，他故意顿了顿，留点时间供众人将自己的话理解透彻。众力棒早已被船上吹过来的米香烧得如坐针毡，立刻七嘴八舌地回应，“诚伯，您老就接着说吧。规矩我们都懂！不就是按竹签结算么，自打有了这河，哪回不是这样？”

“对，您老接着说。我们明白，绝对不给您添乱！”

“诚伯，说吧，大伙听着呢！”

① 七尺，此处为汉尺，每尺长23厘米左右。七尺身高相当于一米六二。

见众人没有异议，诚伯高兴地点点头，笑着从家丁手中抓起一根长半尺、宽一寸的竹签，举到面前：“老夫也是防患于未然，免得起了误会，坠了我们老周家的名头。竹签，大伙看好了，是这种涂了漆的竹签，上面有衙门的花押。大伙千万别拿错，免得被贾捕头抓去打板子。这乡里乡亲的，我也不能害了你们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，谁敢弄假的充数，大伙第一个不饶他！”众力棒们有求于人，心里骂老家伙狗眼看人低，口头上却不得不不说些场面话来响应。

“那就好！”诚伯继续点头，脸上的笑容看起来比庙里的弥勒佛还慈祥许多，“干完了活，凭竹签到我这儿领工钱。每二十根竹签换糙米半斗。或者换肉好五个，即点即发，绝不拖欠！”

话音落下，刚才还兴高采烈的人群立刻如泼了冷水的炭火般炸了开来。“什么，二十趟才给半斗^①米，诚伯，这也忒黑了些吧。上个月给官府干，还一根签子换一个钱呢！”

“就是，诚伯，这价钱压得太狠了。大伙没法干啊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可是七根签子就给一斗米！”

也不怪众人抗议。码头距离官道的确不算远，却是个大斜坡。背着百十斤的草袋爬坡，即便是有经验的老力棒，一天也顶多走二十个来回。辛辛苦苦一天只赚半斗米，累坏了的人自己就能吃掉其中一半。剩下的那点儿拿回家去，也就够老婆孩子们喝上几天稀粥的。若是类似的活经常有，大伙还咬着牙能答应。可这种大活儿一年也就干一次，今天做完，明天就再无其他营生可做。那就意味着一家大小要挨饿，意味着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让众人怎地不为自己而争？

“去年！”诚伯将脸色一摔，冷冷地道，“去年是什么皇历？去年一斗新米不过五个钱，今年这馆陶城里，少了十个钱你能买到陈米么？小老儿我是看在乡亲的份上才开这个价儿，不信你们去武阳郡城里边打听打听，不给工钱，光给顿饱饭吃，也有人打破脑袋抢着干！”

① 斗，此处为隋斗，重量与唐斗近。每斗约为现在的12市斤，半斗为6市斤。

对这些从小没离开过家门四十里外的汉子们来说，郡城武阳与皇帝老爷领兵征讨的辽东差不多是一样的遥远。没凭没据，谁也不敢与管家硬犟，纷纷低下头去，在心里计算自己努力干上一整天，能否给家人赚回一顿饱饭。个别胆子大的，则坚持诚伯按照官府先前的旧例支付工钱，否则大伙就干脆都不接受，任船上的货在河道上晾着。

那诚伯怎是个受要挟的主儿，咧嘴冷笑了几声，用小拇指点着土台上的众人道：“呵呵，还真有人不知道好歹，拿官府来压小老儿。我问问你们，官府上个月找你们干活，答应的工钱呢，哪个收到了？收到的站出来吱一声？超过十个人站出来，小老儿这就跟老少爷们儿赔礼道歉，大爷您说开多少就开多少，小的绝不会压价！”

众汉子们纷纷身体闪开去，沮丧得就像一群看到屠夫的绵羊。官府上个月的确答应搬一趟货物换一个铜钱，但最后发到大伙手里的，却是根更宽些的竹签子，上面写着每个人应得的铜钱数量。可具体什么时候能结算，却没给任何准信儿。几个胆子大的去找衙门里的郭户曹理论，结果刚靠近衙门口，便被衙役上了枷锁，不交齐去年拖欠的丁税绝不放还。害得家里的婆娘卖了房子又卖人，好不容易将衙门索要的数目凑齐了，才将自家男人给赎回来。一家人从此沦为乞丐，半个月不到便彻底从城里消失了。

仅凭三言两语便打掉了众力棒们的威风，诚伯在心内更加把自己面前这群汉子看到了河沟里。收起怒容，重新换上平素里那副童叟无欺的菩萨面孔，笑着道：“这人呢，不能不知足。世事艰难啊，谁活着都不容易。像我们老周家这样肯讲道理的豪门大户已经很少见了，换了旁人，未必肯照顾你们。大伙心里放明白些，别踩着鼻子就想上脸。还是那句话，每二十根竹签换糙米半斗，或者换钱五个，即点即发，绝不拖欠！想干的，站在土台前边来。不想干的，麻烦让一让，别耽误乡亲们挣钱！过两天说不定还有货船来，今天干得好的，下次咱们周家优先录用！”

听到这话，有人心里犯起了嘀咕，慢慢地向土台前蹭了几步。大多数人则抱着膀子，冷眼看谁第一个把自己卖得如此低廉。虽然都是乡亲，力

棒们也根据所住的位置不同，自动分成了几个团伙。向前凑的人四下望了望，见两个人数最多的力棒团伙没有动作，犹豫了片刻，又悄悄把脚缩了回去。

“呵呵，看来老少爷们儿最近手头很宽绰啊？！”诚伯拍了拍手，为力棒们的团结而叫好，“不想找活干的，请让一让。乡里乡亲的，别给旁人添堵。”说罢，他向台下扫了一眼，鞋尖点向其中最瘦弱的一个，一边笑一边发狠，“你，王二毛是吧？你到底干还是不干，干就再向前走一步。不干，立刻给我滚开！”

“我！我！”王二毛被诚伯嚣张的举动气得眼睛冒烟，却没胆量当众给周大户家的人下不来台。对方家里可是有人在皇上身边当大官儿，是连县太老爷都不敢惹的主儿！他王二毛不过是混混一个，怎敢老虎头上拔毛。期期艾艾地支吾了几声，见自己实在逃不过，赶紧把目光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名壮汉，压低了嗓子问道：“九哥，九哥，怎么办啊？九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？”

被唤做九哥的人年龄不大，看脸盘也就是十六七岁模样。但生得虎背熊腰，比周围所有力棒们都高出了半个头。见王二毛被逼得已经快哭了出来，上前几步，将其一把拉到自己身后，代替他向诚伯回答道：“您老把工钱提到十五根竹签半斗米，或二十根竹签七个钱，我们就干。否则，大伙连碗饭都吃不饱，怎么有力气干活儿！一旦耽误了您老的事情，都乡里乡亲的，我们也过意不去啊，您老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！”

“就是，就是！”众力棒见到有人挑头，立刻活跃了起来，“就按小九说的办。否则，我们只好回家等死了，好歹死在家里，也比饿着肚子干活，累死在码头边上强！”

“吆喝，小伙子还挺会算账！”诚伯碰了一个软钉子，不怒反笑，“小伙子哪儿的人呢，我看你面孔生得很啊。不是咱们馆陶的吧，咱馆陶可没出过这人才！”

“回您老的话，晚辈平恩县荒地庄人。上上个月刚来这里投亲！”年轻人非常礼貌地向诚伯拱了拱手，不卑不亢地回答。

周府管家诚伯平素见人见多了，早就混成了精。看到对方举止间带着股子硬气，倒也不敢太小瞧他。点点头，微笑着继续问道：“敢问壮士贵姓？可否进过学！”

年轻人又拱了拱手，笑着回答道：“蒙长者问，不敢不答。免贵，姓程。上过三年私塾，勉强识得几个字！”

管家见年轻人答得彬彬有礼，心中愈发感觉诧异，俯身下去，看着对方的眼睛追问道：“既然读过书，怎么不干些正经事情。混在码头上，你不嫌辱没斯文么？”

年轻人淳厚的脸上终于涌起一缕窘迫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没办法，晚辈总得找个活路。”说罢，抬起眼睛，坦诚地向诚伯劝道：“这整个馆陶县都传诵您老的善名，您老就开开恩，将工钱加一加吧，大伙抓紧时间干，争取一天将货物卸完，总好过让船搁在运河上。如今这四下里不比平常，人多手杂。您老的货物晚一天入库，就多一天风险！”

“是啊，诚伯开恩。我等定不忘了您老的好处！”众力棒们顺着程姓少年的口风，一道向诚伯求肯。

周府管家诚伯根本不在乎脚下这些穷汉们念自己什么好处，但年轻人最后那句话却不由得他不考虑。流贼张金称上个月才破了平恩县，保不准哪天会盯上馆陶城。这二十几船粮食货物在运河上摆着，不等于拿肉给狼看么？犹豫再三，他终于勉强做出了些让步，点点头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样吧，还是二十根竹签换半斗米，或五个钱。但每领十根竹签，我让人额外饶给你们两根，如何？这已经相当于十六根竹签换半斗米了，不能再高了。再高，我就没法做主了！”

众力棒们一时算不清楚账目，纷纷将头看向程姓少年。程姓少年快速在心里衡量了一下，知道对方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，本着见好就收的原则，躬身向管家施礼，“谢您老开恩。这活晚辈接了！”

有了年轻人这句话，码头上的力棒们立刻吃了定心丸。纷纷靠近土台，任诚伯挑选人手。周府管家诚伯先选了程姓少年、王二毛和二十几个看上去手脚麻利，心思机灵的，说好了他们这些人只负责从船上卸货，按

一斗半米一天给予工钱。然后又在年轻人千恩万谢的目光中，将其他力棒精挑细选，筛出了二百多身材强壮的，负责将货物从码头扛向官道装入周府派来的马车，工钱按刚才大伙的最后协定结算。然后冲着其他未被选中者一挥手，大声说道：“剩下的乡亲们就散了吧。不能再要人了，再要人，码头上就站不开了！”

一时间，被选中者兴高采烈，没入选者心如死灰。几个城里有名的无赖子没被选中，怨气冲天。他们不敢找周家的人麻烦，只好将目标对准“外乡人”。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无赖从地上捡起块石头，远远地向程姓少年丢去，嘴里骂骂咧咧道：“程小九，你个王八羔子日的。踩着大伙的脑袋出头。老子今天跟你势不两立！”

正在走向货船的程姓少年被骂得一呆，回转身来，冲着几个年龄比自己大了近一半的无赖们抱了抱拳，赔着笑脸解释：“疤痢哥、豁牙哥，我家中还有老母在堂，指望着我弄米回去下锅呢。今个儿如果有得罪了您的地方，您大人别计小人过。小九这厢给您作揖了！”

“我呸！”脸上有疤的无赖向地上吐了口唾沫，然后用脚碾了几下，恨恨地数落：“别人都是来回十六趟，拼死拼活才挣半斗米。你一天就挣一斗半，也好意思拿！识相点，分你干爹我一半，我就放过你！不然，我今天就在这码头上等着，看你有本事拿多少米回家！”

众力棒儿听疤痢无赖如此一说，亦觉得程姓少年赚了大伙的便宜，纷纷侧过头来，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对方。程姓少年又气又怒，偏偏一时半会儿还没法解释。王二毛气愤不过，跳上前，大声向无赖们喊道：“疤痢哥，你可不能诬陷好人。小九哥他刚才可是好说歹说，才将工钱给大伙讲下来。谁要是觉得不公平，不妨自己跟诚伯去交涉。看诚伯能给你开什么价钱！”

“呸呸呸！”疤痢头无赖立刻变成了发了疯的骆驼，满口喷粪不停，“我压根儿不稀罕干这活。老子家里还有半缸米呢，足够吃到秋收。老子是怕大伙上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的当，才跟过来看看。果然，你们两个王八羔子日的……”